

明清四大太监丛书

魏忠贤——骑在万岁头上的九千岁

下

张 抗 主 编

宋益三 微 如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2004·哈尔滨

(黑)新登字第7号

责任编辑 :田仲三

封面设计 :俸 禄

魏忠贤——骑在万岁头上的九千岁

Weizhongxian —— Qizai Wansui Toushang·De Junqiansui

宋益三 微 如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)

黑龙江省教育委员会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张 :19.75 字数 290 千字

1997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17-1000-5/984

定价 :46.00 元(上、下)

内容提要

魏忠贤是明熹宗时的司礼秉笔太监，因为两次救驾有功，御封九千岁。他招降纳叛，结党营私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，利用“厂卫”杀人制造冤假错案，忠臣良将被斩尽杀绝。

魏忠贤凌驾于皇帝之上，捕人如罗雀，杀人如草芥，形成明熹宗朝代是中国历史上制造冤案最多的朝代。

史可法探监

“多承崔兄指点，使愚下茅塞顿开，相救之恩，没齿难忘。”

“许兄，你这话可说错了，咱们还不是为了让九千岁高兴吗？”

当下许显纯便自己编造了汪文言的口供，把赵南星、杨涟、左光斗二十余人 都牵连在内，每人都坐赃 2 万，是受熊廷弼之贿，还把原巡抚凤阳都御史李三才也牵连在内。御史梁梦环是魏忠贤的“十孩儿”之一，当然摸透了魏忠贤的心意，立即上书，对杨涟、赵南星、左光斗、李三才等狠狠地参了一本。为这件事，许显纯、梁梦环还挨了魏忠贤的一顿臭骂。魏忠贤把捏造的口供和奏折扔给他们二人。许显纯、梁梦环各自拾起自己的假口供与奏章，看了半天也看不出毛病来，便一齐躬身等着示下。

“熊廷弼送礼，能不分大官小官一律送2万吗？戏法是假的，也不能让人看出来，真他妈的笨，这点事还让老子操心……”

许显纯、梁梦环二人一想，可不是么？便一齐鞠躬道：

“大人的教诲极是，孩儿所见远不及此。”于是他俩这才把赵南星、杨涟、左光斗定为2万，其余有的1万，有的8000，有的三五千不等。

且说这位李三才，在神宗时，以都御史出抚凤阳，镇淮10年，颇得民心，常与东林党魁顾宪成结纳，宪成亦乐为揄扬，但才大气豪，不拘小节，以此惹恼了魏忠贤，所以也牵连在东林党内。三才以自己不容于时，于是累请辞官，只是魏忠贤意在杀他，故意不批，后来他竟挂冠自去。所以王绍徽的《点将录》中，虽把李三才的名字列上，不过绰号加他为托塔天王，不入梁山排名三十六天罡、七十二地煞之列。当魏忠贤把《点将录》呈与熹宗，看到“托塔天王”四字时，懵然不解，魏忠贤便解释道：

“古时候有一个托塔李天王，能把几丈高的塔移东移西，愿怎么搬动就怎么搬动，李三才善于蛊惑

人心，能使人人归附，亦与移塔相似。”这些话明是胡诌瞎扯，牵强附会，可是却把这位熹宗给唬住了，只说得他哈哈大笑。别看这话是不经之谈，可是由于熹宗皇帝的认可，于是也把李三才列入案中，也诬他目无法纪，招权纳贿。可笑的是这贿赂从何而来？却无籍可查，于是便把李选侍“移宫”一案，硬加在他的身上。魏忠贤的四十孙之一，大理寺丞徐大化看出了漏洞，便到魏忠贤处献计道：

“祖公，选侍移宫，皇上亦赞同，何赃可指？不若说他纳杨镐、熊廷弼之贿，较为有名。且封疆事关系重大，即使一并杀却，后人也不能置议呢。”

魏忠贤听后大喜，便点头道：

“好孩子，有出息，便照你说的参奏好了。”

魏忠贤便令许显纯照奏审问。许显纯便严刑拷打汪文言，让他叛诬杨涟、左光斗、赵南星诸人。可是汪文言哪里肯招，到后来汪文言知道自己已无生还之望，便对许显纯说道：

“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虫子，谁知道你想的什么，你想怎么样？我便依你便了。”

“你若早说这句话，却不早完了，也少受好多痛

苦。好，给他松刑。你说杨涟、赵南星、左光斗、魏大中、周朝瑞、袁化中他们受了熊廷弼、杨镐的贿赂……”

汪文言听后哈哈大笑道：

“原来就是这么点事！你何不早说！”他一言未毕，早已腾身而起，直扑案前，向许显纯扑去。说来他们相距不足三丈，若在平日这点距离本算不了什么，可是由于汪文言他多日受刑，双腿已被夹棍夹坏，皮开肉绽，体无完肤，而且又已有不少地方化脓，又不给吃饱，方才又受了刑，他虽然恢复了一下，但功力已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三。所以汪文言这一扑，仅仅把公案扑倒，并没能越过公案。不过公案桌却将许显纯压在那儿，吓得许显纯狼嚎般地叫了起来。汪文言一扑不中，又用尽全身之力再次跃起，他扑上前去，双手把许显纯的脖子卡住。这时许显纯干翻白眼，张大嘴想喊也喊不出来，眼见脚蹬手刨，小命就要完蛋。这时，两旁的差役们涌上前来，一齐扳汪文言的两臂，企图将汪文言拉开，汪文言已拚却一死，打算与这个奸贼同归于尽，哪里拉得开，有人去掰汪文言的手指。这时，文言的

手指已陷入肉里，根本无法掰。此时，许显纯脚也不蹬了，手也不刨了，显然是死了。这时，一人大叫，吓得众人一闪，只见一道寒光闪，血光崩现，“扑通、扑通”栽倒了两个人，一个是许显纯，一个是汪文言。众人睁目看时，原来是锦衣帅杜江，用缅甸刀将汪文言两臂砍断。原来，杜江在抓拿汪文言时，为文言内力所伤，在众锦衣卫面前当众出丑，为此怀恨在心。不过许显纯有令，要捉活的，所以，当时他只能把汪文言狠狠打了一顿，却不敢致汪文言于死命，如今有了救许显纯这个借口，所以挥刀断去了汪文言的双臂。偏是好人不长寿，恶人活千年。那卡许显纯的汪文言的双手，由于已断，便自然而然地松开了。许显纯的脖子不再受卡，杜江等人把他扶了起来，捶背的捶背，捋胸的捋胸，工夫不大，便悠悠气转，吐出了一口浊痰，睁了睁眼说道：

“诸位，诸位，我是屈死鬼，没带钱来，行个方便，行个……”

众锦衣卫见许大人说起了胡话，想笑又不敢笑，不笑又忍不住，有的扭过脸去，有的使劲咬嘴唇，

杜江叫道：

“许大人，是我们，我是杜江……”

“杜江，你也来了。带了买路钱来了么？”

许显纯这话还把杜江问得懵住了，忙问：

“带买路钱做什么？”他以为是江湖上遇见吃横梁子的了。

“好过奈何桥呀！屈死鬼没钱是过不去奈何桥的。”

这回杜江明白了，原来这位许大人让汪文言吓得真魂出窍，现在还没醒过来呢。于是说道：

“许大人，咱们没有死，这是阳世之间。”

“没有死？”许显纯睁开双眼，向四下仔细看了看，又把手指伸到嘴里，用牙去咬。原来许显纯相信“人有影，鬼没影，人咬疼，鬼咬不疼”的传说，所以特意把手指伸到嘴里，咬了一下试试，果然疼痛，这才来了精神，问道：

“那该死的汪文言呢？”

“就在那边！”杜江用手一指道。

早有人过来，把公案扶起，把许显纯扶入座中，又戴好滚落的帽子，左右两边站好，许显纯清了清

嗓子喝道：

“你若供出杨涟、左光斗他们，我还可免你一死！”

“这是天大的冤枉，杨左诸贤，公正无私，哪能有受赃的情弊？我汪文言至死也不会冤枉好人！”说罢，奋力跃起，以头触柱而死。

别看许显纯他们每天以刑罚逼人为乐，但今天遇上汪文言，却不由大吃一惊。都一齐呆在那儿，过了好大工夫，许显纯等人方才松了一口气。从此许显纯一连做了好几天的噩梦，梦见汪文言找他索命。可他心虚是心虚，依然编造了一套假口供呈了上去：杨涟、左光斗二人，各坐赃 2 万；魏大中坐赃 8000；御史袁化中坐赃 6000；太仆寺少卿周朝瑞坐赃 1 万；陕西副史顾大章坐赃 4 万。魏忠贤有了这个伪证，便立即让许显纯派出锦衣卫，飞骑逮捕六人入狱。

说起东厂和锦衣卫的监狱来，简直比阴间还要可怕。其狱室的墙壁极厚，在这间屋子无论怎么号叫，邻室也不会听见，仅留一小方孔，略通光线，冬日无火，如同冰窟，夏天闷热，蚊蝇虱蚤，横行

其中，时疫流行，饮食不保，十不能得一，更不准亲朋探监。只有在拷问期，得于堂下遥遥相望。犯人在狱室里往往要戴上几副刑具，仅这副百十斤的大枷就压得所谓犯人连骨头也得压弯了，想动都不能。到了夜里，比猫还大的老鼠成群结队地乱窜，犯人被老鼠咬得血肉淋漓，有的手指、脚指被老鼠咬掉。到了这里边的犯人，把刑部和督察院的监狱比作天堂。且说这时，杨涟、左光斗等已在狱中多日，左光斗的学生史可法，惦念老师的身体，他有一个乡亲在锦衣卫里，名叫谈彩，史可法送了50两黄金，要求前去探望。谈彩为难地说：

“老乡，不是我驳你的面子，这事实在是没办法。”

史可法无奈，又添了20两金子，说道：

“老乡，自己方便，与人方便，无论为多大的难，也请你帮这个忙。”

“好吧！看在乡亲的分上，我为你担些干系，不过第一要换了衣裳，第二到了里边看见什么不许说，不许问，不许哭；第三出来之后对任何人都不能说。不然，我的性命都不能保。”

史可法依言，换了锦衣卫的衣服，到了下半晌跟随谈彩混进了锦衣卫的监狱。一到了里面，史可法就觉得阴风扑面，惨雾蒙蒙，一股分不清是腥是臭的气味扑鼻而来，令人欲呕，见到一些锦衣卫值班人员个个面目狰狞，不亚如阴曹地府的牛头马面，每间牢房只留一个一尺见方的小孔，而且极高，门却极矮，人若出入必须猫腰低头，那门都是三寸多厚的红松门，都关得严严的，只有从那方孔之中，不时传出哀号之声。谈彩到了一间牢房前，掏出钥匙把大铁锁打开，低声道：

“记住，千万不要哭，快一点，听我咳嗽为号，赶紧出来。”

史可法点头，钻了进去，由于房中过于黑暗，乍进去什么也看不见，他闭了一闭眼睛，方才看清了房中的事物。只见左光斗歪坐在一堆乱草上，有一床破被子也分不出颜色来，上边的血迹都变成了紫黑色，左光斗歪着身子半躺半坐，两眼紧闭，面额焦烂，不知被火烤的还是打的次数太多了，顶上只剩下不多的头发和血痂粘在一起，膝盖以下，筋肉尽脱，只见白骨嶙嶙。他似乎还有一些听觉，听

到门声响，不由把眼皮撩了一撩，随即又合上了，不知他是厌恶这些穿老虎皮的人，还是不屑一顾。史可法紧走两步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，低声叫道：

“老师在上，弟子史可法来看您来了。”

左光斗“哼”了一声，好像没有听清。史可法把声音略略提高了一些，又说了一遍，左光斗似乎听清了，似乎用了很大的力气，才把身子正了一正，把眼睁了开来。他定睛望了一会，才看清了果然真是史可法，不由眼泪夺眶而出。史可法正待说明，左光斗看到史可法那身锦衣卫的衣服，立即哼了一声：

“滚出去，我不是你的老师，你也不是我的门生……我从来也没你这么个门生……”他说到这儿再也不说什么了。

史可法跪在那里，不知何事使老师发怒，跪在那里连声呼唤老师，左光斗只是闭目不应。史可法知道时间有限，他急得左右回顾，忽然看到自己这身衣服，便明白了左光斗发怒的原因，于是又说道：

“老师，弟子是穿了这身衣裳混进来的。老师培

育之恩，没齿难忘，故而变卖了家产，前来探监。”

“为师是不中用的了，你快走吧！”

“弟子无回天之力，难救吾师脱此危难，然不能见师尊一面，虽至九泉亦难瞑目。”

“好，你既已见到我了，已了此心愿，那就早些离开此地吧！”为什么左光斗催促着史可法走呢？一是他担心史可法为自己受到牵连，二是让他在这儿待久了，自己也撑不住了，师徒二人一哭，势将更加难舍难离，故此一再催促。

“弟子进来一场，吾师对弟子尚有何教诲，对家中有何嘱托？弟子好予以转达。”

“对家中别无他言，只是要他们做个真正的人，宁死也不要对奸佞低头；对你吗？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忠臣的，别无他嘱，唯时时以文天祥文丞相之《正气歌》砥砺自己就可以了。”他说着不由得自己哼了起来：“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行，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，于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苍……”

史可法知道这正是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，他见左光斗背诵起这首歌来，似乎没有痛苦了，那上百斤的大枷不沉了，牢狱中的磨难都无所谓了。史可法

史
可
法
探
监

不愿打断老师这段美好的时刻，便静静地听下去。

这时，门外忽然响起了谈彩连声咳嗽的声音。史可法知道这是谈彩在催促自己，他只好打断左光斗的吟哦，叩头道：

“弟子就要去了，愿吾师多多保重。”史可法的话，使左光斗清醒过来，睁开双目道：

“你还没去吗？快走，快走，不要挂念……”他再也无法说下去了，便以手掩面。

“老师……”史可法扑了上去。

残害六君子

史可法与左光斗还在难舍难分之际，谈彩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。史可法哪里肯走，他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谈彩的面前，说道：

“谈兄，你买些药，给我恩师治治伤吧！要不然我宁可死在狱中也不出去！”

谈彩见史可法这个样子，真有赖在这儿不走的劲头，便道：

“我的大爷，你真想砸了我的饭碗，药是不能买的，我说给一个药方，即可治伤，又可治病。这便是轮回酒！”

“什么是轮回酒？哪儿有？上哪儿去买？”史可法急切地问道。若是在平日，谈彩非笑出来不可，不过眼下他可没这个闲心，而是急促地说：

“那儿也不用去买，他个人身上就有，就是人的

小便。信不信由你，若不是看在我们是老乡的面上，谁耐烦说给你。”谈彩说着拉了史可法便走，史可法回头说道：

“老师保重，对轮回酒不妨一试。”

谈彩哪管那些，“喀嚓”一声把门锁上，拉了史可法出了锦衣卫监狱。

左光斗本来不相信谈彩所说的药方。一次，他受刑回来，口渴难忍，他一时找不到水，只好用饭碗接了小便喝了下去，当时几欲作呕，可是到了夜间，竟然感到疼痛减轻了好多，经过几次试验，果然有效。于是，他便乘放风的机会，把轮回酒能治病的法子，告诉给难友。于是这个法子便在“厂卫”监狱中悄悄传了开来。

钱若赓任礼部侍郎时，因上表劝阻神宗不要广选美女，以免引起百姓的不安。神宗大怒，便命人抓了起来，押在了锦衣卫监狱。后来神宗死了，也无人过问，锦衣卫也无人管他，一押就是37年，直到崇祯登基，才把他放了。这三十多年，钱若赓被折磨得眼瞎、耳聋、四肢瘫痪、遍体鳞伤、脓血淋漓，总算得了这轮回酒救命。在“厂卫”监狱中逃